

1306

雲霄文史資料



第十五辑（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云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云霄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总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云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元月

主 编：张耀堂

责任编辑：方群达 张积强 张瑞莹 张耀堂

封面设计：柳启敏

校 对：张积强 方群达 李永茂

云 霄 文 史 资 料

第十五辑（总第十九辑）

主办单位：政协云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单位：《云霄文史资料》编辑室

地 址：云霄县云陵镇

电 话：8 5 3 2 7 6 0

政编邮码：3 6 3 3 0 0

批准证号：闽新出(漳)内书(刊)字第9505号

承印单位：华安印刷厂

目 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抗战时期的“活警报”	方南生 (1)
日寇流窜云霄见闻录	方群达 (3)
忆抗战中的救护工作	张涤生 (10)
金泰顺号帆船被日寇焚毁事件	吴顺义 (12)
忆抗战胜利前后两件事	张耀堂 (13)
抗战诗歌一束	何复初 <u>赵醒东</u> 陈元宙 (15)

沉痛悼念卢叨同志	云霄县五套班子 (19)
魂归乌山	张积强 (22)
卢叨遗诗	<u>卢叨</u> (26)

云霄和平解放前后县委工作追述

.....	郑国栋口述 林华整理 (28)
我在解放初期的一段经历	方耀垣 (37)
碗窑水库的兴建	沈文福口述 方赋水整理 (41)
天窗坪中药材培植场	徐 幸 (48)
云霄益民城市信用社的创办与发展	吴克仁 (55)
方祥征与豫和酱园	方万盛 (59)
中山纪念堂与县立图书馆的兴建及演变	朱怀章 (61)
云霄潮剧团创办经过	张金贤 (64)
县政协考察文物史迹纪实	林文涛 (67)

云霄威惠庙与闽台文化交流·····	黄东海 (72)
妙手回春张少安·····	张八卦 (77)
天地会的创立与云霄高溪的史料依据·····	方道金 (78)
教学管理与教学成果·····	汤如宗 (83)
方添德·····	方建智 (87)
陈文照、岳镇被控告始末·····	郑澄桂 (92)
粤军祸害马山村·····	方群达 (95)
中山纪念堂平示图·····	封三

抗战时期的“活警报”

方南生

陈先生名鸿模，福州人，四十出头，在云霄电报局工作。矮墩墩的个儿，大大的头脑，一条腿有毛病，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左右摇摆。自从一九四三年九月邮电合署办公以来，陈先生就搬到我们楼上。近在咫尺，我们经常见面，朝夕交谈，成为忘年之交。

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的飞机常来骚扰，有时过境，有时侦察或轰炸。当时信息传递的最快方式就靠可怜的有线电话。陈先生在电报局就分管警报传递工作。北面敌机来袭，漳浦方面先来警报：有多少架飞机（当时国民党没有飞机过境，凡有飞机尽是敌机），朝什么方向飞行。陈先生接到电话，立即向县里有关单位报警。然后放下电话，立即下楼跑开了。他行动不便，笨鸟先飞，心里一急，摇摆更加厉害。因此，目标特别显著，引起大街小巷人们的格外关注。只要陈先生沿后河街往鼎寮方向奔跑时，大家就知道敌机快来了。一时间，附近人家、店铺、摊贩纷纷骚动，关店上板声，收摊子碰卡声，大人吆喝小孩的喊叫声，行人杂沓的奔跑声，夹杂着鸡飞狗跳猪跑声，乱成一片。我们一看陈先生从楼上下来，脸已变色，不用再问，也跟着撒腿跑开了。有时一直跑到东门外，才听见北面望安山头守望台的防空哨——手摇警报器响了，呜呜地一阵又沉又长的声音，响彻云

霄。全城的人随即躲的躲，跑的跑，藏的藏。喧嚣一时的县城顿时变成寂静的山谷。

城里人都很感谢陈先生的奔跑报警，怀着敬仰尊重的好意，送给他一个外号——活警报。

《方南生回忆录——孩提时的老师》



日寇流窜云霄见闻录

方群达

民国三十四年（1945）夏初，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一股盘踞金门岛的日寇（陆军的一个团）因援绝粮尽，且又闻其上峰已将投降，但仍不甘于失败，窜至厦门向其日本海军部队求助未果，故不敢重返金门，遂越海至海澄县浮宫、白水营一带登陆，企图南下窜逃广东汕头。这伙日寇从海澄经漳州沿途侵扰百姓，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当其渐近漳浦境时，云霄县长徐炳文及当时县政府一应职员，早已闻风而动，急切筹划抗击日寇之策。因估计日军将从漳浦赤湖、旧镇沿海线进犯云霄，乃派遣一个中队兵员驻守云浦交界处浯田村（今属东厦镇）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同时，由县府组训的地方武装“兵干班”成员，也皆磨拳擦掌，严阵以待。

（一）友军误战，日寇入境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安特种技术部队训练班（简称“华安军”）第二营营长汤秉衡，于此时即派其部属李清波（台湾人，曾于台湾杀死日军，只身越海至大陆，参加“黄埔军校”第八期步科学习毕业，后于台湾光复时的1945年末携眷返台）、郭兆熙（云霄人，与李为黄埔同窗）二位连长，带领二个连的兵员赶来镇守云、浦界山盘陀岭。是时，李、郭二位连长奉命至此，定计分兵，郭兆熙驻守岭口，李清波驻守古楼，以便相互策应，痛击

日寇。

农历六月初七日（7月15日）天刚破晓，这伙亡命日寇在其先头部队二十余人（号称“尖兵”）的开路引导下，向盘陀圩方向进犯。此刻驻守盘陀岭顶的郭兆熙部，险遭日军数发“开路炮”击中，在朦胧天色之中，急向东南方向转移，隐蔽于崖石树林里，意欲“放鱼入网”，以便同李清波部联成前后夹击之势，截歼日寇。所以，此刻郭部未向日军开火。可是日军此时亦已发现郭部的目标，便诡秘地尾随着往东南方向趋越。当郭部转至岳坑村北面山峦间，並准备配合李部夹击敌人时，却不知日军已悄悄溜过岭口以东地段，潜往拜岳山方向而去。

与此同时，国民党75师一个营的兵员，在营长雷镇中率领下，奉命追击日寇，此时也刚巧到达盘陀岭顶“白云寺”附近。而散布于岭下古楼、岭脚、白楼等村李清波部，早已被日军的那几声“开路炮”震觉，个个枪上膛，刀出鞘，严密监示着岭上的动静。谁料雷镇中的部众一上岭口，发现岭脚、白楼一带似有持枪械的人影在走动，便以为是日军，即刻枪炮齐鸣，向岭脚村一带猛烈射击。李清波部猝遭岭上的攻击，以为日军已至岭上，于是各就各位，坚守阵地，向山上还击，一时枪炮声、呐喊声响彻清晨的山谷。然而此刻的郭部官兵一闻声响，以为日军与李部进行遭遇战，赶忙从岳坑村以北的阵地急速冲向古楼，以增援李部。于是李、郭两部很快就合兵一处，共同对付岭上的火力进攻。这就是传闻已久的国民党75师与华安军在此地进行攻守误战的场面，确打得难解难分，一直持续几个小时之久。时近晌午，双方渐能发现对方的特点，乃以旗号为联络，确证是友军误战，方停火汇合，幸无重大伤亡。由于这场大误会，造成被日寇蒙混过关，潜入云霄县境。这三支国民党军队至此时还误认为日军还在盘陀圩，所以在古楼略作休整，继续分兵驻守，实已贻误了战

机。据闻，这次友军误战的主要责任，后来国民党有关方面查实，乃在75师雷镇中身上，因而按军法作了处分。

（二）日寇肆虐，白泉遭灾

然而，这股乘乱潜入云霄县境的日寇至当天（六月初七日）中午已聚合于白泉村，该村及附近村社的民众已全部于前天连夜躲入山林中避难。所以日军一至白泉，已入无人之境。这股日寇虽已成一群惊弓之鸟，但改不了其凶残霸道的本性，在该村中见猪杀猪，见牛宰牛，肆意捕掠，并挨家挨户入室搜粮，就地煮食，枪惶充饥。这样闹哄哄的饱餐一顿饭后，夜色复临，遂朝七里铺村方向发射二颗炮弹，落于碧云峰东麓的“寨仔山”附近炸响。随后，便整队移兵向西南方向缓慢行进。

日寇撤离白泉村以后，该村民众连夜纷纷返回家园，见全村一片狼藉，家禽家畜被宰杀殆尽，毛血骨头随处乱抛，瓮中粮米多被倾空，或有米被倒尽的米瓮粟桶，也多被日军拉屎拉尿，便溺成堆，皆成秽物。全村共被宰掉耕牛13头，以及多数猪、鸡、鸭等禽畜。真是人人切齿，哭骂连天。当时该村一户新婚夫妇回家进入新房，撩开床帐时，猝被日本鬼子放置于床上的一颗血淋淋的牛头吓得目瞪口呆，新娘昏厥倒地。此后，这对夫妇一直未曾生育，有人认为他们是犯了日本鬼子的杀气、晦气所致。当地男女老少对日寇的罪恶行径恨之入骨，世代不忘。

至午夜时分，日寇“尖兵”二十余人先至漳江北岸的“篮兜山”驻扎，同样放射数响炮弹。至翌日凌晨一点多钟，日军大队人马陆续经下坂村渡江进入云霄城。

(三) 敌寇进城，壮士夺枪

云霄县城的居民大多数已离家避祸，尤其是仕绅商贾等殷实之家，更是争先恐后地移资携眷趋避于乡下农村。但未及逃避者，则免不了被日寇侵扰欺凌之劫难，全城财物遭受严重损失。

六月初八日（7月16日）早上，县城多处发现日军游弋或纠聚，一片恐怖景象。上午十点多钟，有一位县城东南郊阳霞乡（当时设置乡政府）上埭村的农民方伧（又名年姑，后旅居台湾，1990年在台北板桥病故），时正壮年，从下港尾溪边将走回家，路过城南“黄蜂出岫”（因此处有一座古墓冢，民间以墓穴名称作地名，址在今木材公司东侧的水塘东岸），见一股日军在吃午饭。他正急于赶路，却见路旁一个背着枪又捧着饭碗的日本兵在向他招手，可能是要向他问话。时年30岁左右的方伧见状不予理睬，继续赶路。这个日本兵可能是认为这个农民怕他背上的那杆枪，于是把枪从背上脱下，倚放在城墙脚，并再次向这个农民频频招手。恰在此刻，突然从漳江入海口的“北崎头”天空飞来一架美国飞机，估计是在执行搜索日军撤退情况的军事任务。当飞机一出现，这伙日寇大惊失色，慌忙隐蔽，连这个放一杆枪于城墙下的日军也顾不得把枪提走，慌不择路地隐伏于荆棘丛下。方伧见状，迅速提起那杆日军放置于城墙下的“坎九”枪，飞快地向“牛场埔”水城外的一片甘蔗园中奔跑，穿越甘蔗园，跑回上埭村。在这一瞬间，美国飞机已经飞走，有十多个日本鬼子立即尾随方伧飞跑的路线急追，但追过“牛场埔”不远，就不敢再前进了，哇哇乱叫了一阵，只好气急败坏地朝天鸣枪数发，便返回驻地了。

方伧把枪带回村中，气喘吁吁地说日本军队追来了，要大家

赶紧逃避。有的村民闻讯急忙准备向佳州方向奔逃。紧接着，又听一些人说小股日寇只冲过牛场埔，未到“挑水路头”已经返回云霄城了。于是村民们又纷纷回家。这真是一场不小的惊险。可是当时的乡长闻知此事，立即派人到方佺家，把这杆向日军夺来的枪收缴归公。

（四）穷追日寇，联手歼敌

在日军进入云霄城的当夜，县“兵干班”已受命搬运枪械弹药，于六月初七日天拂晓前，由40多名“保队副”配合殷志良带领下的自卫队，分别潜伏于县城西南郊的演武亭、前埔、后汤等村，以伺机攻击日寇。至初八日午后，日军离城时，开始实行截击战斗。由于考虑到敌众我寡，“兵干班”不宜轻举妄动，乃时刻注视敌情。直到时近黄昏，见日军大队人马已陆续出城，经莆美向御史岭方向移动，知是敌寇主要兵力已经离城南逃，便在宝树村附近的田垌间与日军后面部队进行了一场伏击战，虽未获大捷，但亦无一队员伤亡，却使日军伤亡三个。

当日军大队人马撤离县城时，天色已晚。原作为敌寇先头部队的二十余名日军，此时却反而成为殿后之兵，在其盘踞之地“篮兜山”连放二发炮弹，炸响于高塘村以南约一公里的一片荒冢墓丘上。随后，这20多个日军雇了下坂村的船伕，载其渡过漳江。这伙日军随即从高塘直窜九尾湾，经中柱村向南退至前涂村附近的“竹仔前”山坡上，架起机枪、大炮，企图掩护大队人马撤退。

再说原驻守于盘陀岭下古楼村一带的“华安军”及七十五师的这些官兵，直至初八日（16日）下午后方知日军已进驻云霄城，尚且以为日寇是从海线来犯，因而立即从古楼村率兵追来，

直至时近黄昏才赶到县城，但闻日军已南撤，所以只得就地暂时安屯，略事炊饷歇息。晚餐后，由郭兆熙、李清波二位“华安军”连长亲率其部下，联合向莆美的公路下摸黑而进。当他们未过南寨村时，忽见走在前面的一个军士蓦然倒地，引起跟在其身后的全体华安军官兵接连迅速卧倒，以为出现敌情。可是顷刻间又见前头的军士们又纷纷起立，继续机警地行进。经了解，方知刚才那个突然倒地的士兵是被电线绊倒（这些电线乃于民国初年架设，以三条粗铅线并列于电线杆上，经云霄县城沿公路经竹仔前、转马山岭门至林太史墓前，再向新店、猫狮桥、油柑岭、梅州、四都等地通向诏安县城。但此时已被日军逐段剪断，散落在地。）李清波见状，认为正待出师杀敌之际，先锋士兵却被电线绊倒，乃为不祥之兆，或许未能妄进。于是李连长立即传令，暂停行军，就地隐伏，至翌日黎明方准前进。说来也巧，当晚如果不是电线绊脚而引起暂停前进，华安军这二个连的官兵若再前进一里路，可能会遭到镇守在竹仔前山的20多个日军“尖兵”的严重创伤。所以，这二个连的“华安军”此刻就地待命，堪谓其侥幸地避免一场重大伤亡。可是，其中却有一名排长叫魏文成，杀敌心切，悄然由他带领本排兵士转从山美岭，经上坑村，欲插向益宝山地方截击日寇。

但是当魏文成所带的部属经过上坑村时，其行进中的最后一名士兵突然被人暗杀，枪械被人抢夺而去。因而，魏文成以为地方军情有变，情况复杂，并估计此为当地汉奸所为，遂暂停前进，停留在上坑村，要求该村的保长立即协助侦查这起杀兵夺枪要案。其实，事后查出，杀人夺枪者乃上坑村中一名无赖流氓，出于夺枪卖钱还赌债的目的而作案。这杆枪在其家中被搜出上缴，但人犯已潜逃无踪，一时难以缉捕归案。官方因形势吃紧，对此案亦未及深究，不了了之。

翌日（六月初九日）清晨，当华安军继续前进时，发现日军已于此前撤离，只见沿途的大埔、虎咀口、鼎盖埔（今常山农场公路地段）散弃着日军昨夜作短暂歇息的痕迹。据迹象表明，日军乃经竹港往诏安梅州乡一带撤退。于是，华安军又与七十五师合兵一处，继续向南追击日寇。

果然，当天晌午，在距离梅州乡不远的“石虱溪”地方，发现敌情，立即进攻，开始了一场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如丧家之犬，不敢恋战，纷纷败退，向闽粤交界的汾水关方向奔逃。此刻，从北面天空骤然飞来数架美国飞机，俯冲着向“石虱溪”开枪扫射，火力甚是猛烈。而此时在“石虱溪”被美机发现的目标，却不是日军，而是国民党七十五师一个营及“华安军”二个连的官兵，这又是一次友军的误会。美军飞机扫射一番之后，又盘旋着欲再次实施射击、轰炸。此刻，幸其已发现地面的旗帜以及“华安军”连队中所打的旗语，始知为误打。于是立即调转机头，向汾水关方向飞去。

瞬息，但闻诏安县城以南的枪声、炮声、炸弹声连续不断，愈响愈烈。据闻，这伙败逃流窜的日寇，在汾水关地段被驻守该处的抗日将士在美国飞机的紧密配合下截击，几乎使日寇全军覆没。除被歼灭、俘虏了绝大多数外，仅有极少数日军如漏网之鱼，惶惶逃窜至汕头。

（本文系根据亲历者、现年73岁的阳霞村人方福兴，以及目击者、现年67岁的岳坑村人朱读书等人口述材料整理）

忆抗战中的救护工作

张 涤 生

抗战期间，为了配合国防军及地方部队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在云霄县抗敌后援会直接领导下，以县卫生院为主体组织伤兵（员）医疗站，负责战勤救护工作。在县卫生院原有设备的基础上，由后援会拨款购买一批药械充实医疗设备，并于附近租用一间民房扩充病室。由于当时卫生院人手不足，经县政府同意，征召社会上医务卫生人员参加医疗救护工作，并定期对其组织业务学习和外科包扎培训，以利战地救护工作的进行。

为了动员全民抗战，县各阶层均组织救护队、担架队，对救护人员也进行了业务培训。1938年秋，县立初级中学每周增设卫生常识及救护外科包扎课，由校医留美细菌学博士吴凤章主讲，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听课。各小学高年段学生和城关妇女职业学校学员，也各组织救护队，聘请医师讲课。云霄青年服务社选择有医务常识的社员，组成战时救护队，由医务人员张华雷、陈士英（女）任正、副队长，下分四个小组，各备有救护箱。1942年夏，县政干训练班开办农村卫生员训练班一班，每乡镇一名，计十五名。结业后派到各乡镇担任卫生员，各配备救护箱，负责配合战勤救护工作。

1939年夏，日机轰炸陈岱镇，炸死群众数人，炸伤十余人。在镇公所指挥下，由当地医务人员和卫生员负责救治。同年10月28日，日机3架轰炸县城，炸死群众二十余人，伤三十余人，县救护队及时集中医务人员，奔赴现场救护，伤情严重者送县卫

生院住院治疗。

1945年7月中旬，日军从漳浦经盘陀岭流窜我县，县救护队事先通知各乡镇医务人员做好救护工作准备。当日军途经莆美从该村庙前山向村内开炮一发，当场炸死妇女一名，炸伤男女村民十二名，县救护队接到情报，及时指派人员随带救护药品前往，配合当地医务人员进行救护治疗。

从1939年至1941年的三年中，日伪军先后进犯东山、诏安，发生战斗四次，计有伤兵一百九十四名，均由担架队运来我县，经我县医疗站接收住院治疗后，大部份转至漳州。在这几次战斗中，每当战斗一打响，县医疗站就立即通知社会上医务人员集中待命，并以西门威惠庙和下坂王爹庙为战时临时病院，安排人员负责医疗护理。在伤兵住院治疗过程中，县各界均组织慰问队，携带物品进行慰问，并发动学生给伤员写慰问信。

1939~1945年救护治疗情况表

时间 伤员人数 项目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5年	合 计
东山战役		79	21		100
诏安战役	71		23		94
日机轰炸	48				48
日军流窜				72	72
合 计	119	79	44	72	314

抗战胜利已经五十周年了，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我能有机会参与了战勤救护工作，也算是做了一件做为一个中国人所应该做的一点事。当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强大了，才不会受侵略。

金泰顺号帆船被日寇焚毁事件

吴 顺 义

抗日战争初期，云霄城关人陈朝柱开设福兴号鱼行。后又与经营南北商的福联丰号以及漳浦县杜浔、庵兜、下寨和广东饶平井洲等地的朋友，共同营造金玉美、金德隆、金泰顺、金万兴等四艘各载重千担的木帆船，半年牵风捕鱼，半年搞货运，航行于云霄、汕头、漳浦之间。福兴号既是鱼行，也兼营船头行。

约在民国二十八年的春末夏初，金泰顺号帆船从云霄运载农土特产品和渔具，前往广东汕头销售后，采购了面粉、布匹、火柴、药材及其他日用百货返回云霄。当船从汕头港驶至饶平大埕湾海面时，受到日本侵略者战舰的追截。在木帆船被迫停航时，日寇立即窜到船上搜查，把船上的“出海”（这艘船的管理人员）李猫及水手等七人，驱赶下到小舢板里，然后把船上的主要商品抢走，接着又拿来汽油浇到船上，放火焚烧，船只和船上的货物全部被烧毁，七个船员摇着小舢板逃命回来。

福兴号遭受此次惨重损失后，生意难以支撑，到民国三十一年夏倒闭。